

读志知史 益在当今

写在乾隆版《峰县志》(点注本)出版之际



重点解读

真情力作释放出的正能量

——悦读焦楠报告文学《大山之魂》的点滴感受

在不久前出版发行的《时代文学》(总第297期 2015.3下半月)上,有幸拜读到焦楠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《大山之魂》,甚是高兴与感动。

我是最先拜读焦楠这篇作品的人之一。由于本人与他从事的都是文字材料工作,且又都同住小城山亭,因而对他比较熟悉。2014年11月的一天晚上,焦楠打来电话告诉我,他创作的报告文学《大山之魂》初稿已经完成,嘱咐我抽点时间帮忙提修改意见和建议。在电话里他一再强调,这篇作品是受区教育局领导嘱托而创作的,唯恐自己的写作水平有限,辜负了人家的重托和信任。既然是同行又是朋友,我欣然接受了焦楠交办的“任务”。

很快,焦楠就将这篇报告文学的电子版发到了我的邮箱里。说句实在话,拿到这篇作品之后,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读了四遍。每读一遍,都有不同的体会与感想,有一种越读越想读的冲动。四遍读下来,总体感觉这篇作品语言淳朴、行文流畅、感情真挚、形象丰满,算得上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,较好地再现了陆繁伟老师扎根山区、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厚重风采,弘扬了主旋律,释放了正能量。

从初稿到定稿,焦楠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而且还是业余写作,其间曾经几易其稿,这确实不容易。大概是陆繁伟老师感人至深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作者,才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。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,书写陆繁伟老师

的孜孜追求,艰苦打拼和他的正道直行以及锐意进取,让人觉得可亲、可敬、可学,是教师队伍的一面旗帜,更是新山亭精神的忠实践行者。

用文学的形式去报道人物事迹,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。焦楠从事文字工作多年,先后在乡镇干过新闻宣传报道、区直单位当过秘书,目前在区委机关从事组织工作,繁忙工作之余,勤奋耕耘于方格之间,挑灯于夜幕之中,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、新闻通讯、时事评论等作品,发表作品80多万字,有130多篇作品获奖。乡镇、区直单位、区委机关这些难得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绩,说明他无疑是能娴熟驾驭文学叙事的。报告文学和人物通讯,或多或少有着一定区别。从布局谋篇到大小标题制作,焦楠在这方面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用文学形式进行非虚构创作,素材的取舍是要匠心独运的。焦楠在深入采访主人公陆繁伟老师的基础上,精心披沙沥水,静心字斟句酌,全身心投入写作之中,才有了这洋洋三万言的大文章。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,这是一种正气的讴歌。

写熟悉的人物,刻画大家熟悉的形象,这是焦楠的自信和自我挑战。大家都知道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,那么,刻画大家熟知的人物,这也无疑是出力不一定讨好的事情。焦楠能够知难而进,能够坦然挑战自我,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主人公陆繁伟事迹

的感染和鼓动。作者心无旁骛创作,这也是正能量的最好释放。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,一方面注重通过人物活动环境的营造来实现人物形象的丰满,进而为事件的详细描述和人物的生动表现做好铺垫。比如,对陆繁伟生他养他的小山村、童年经常玩耍的后观原始森林等周边环境娓娓道来,特别吸引读者的眼球,从而实现了人物性格的成功塑造。另一方面,作者通过冲突和矛盾的凸显来实现人物性格的塑造。比如,为解决孩子们没有教室上课的问题,陆繁伟瞒着母亲,偷偷将教室搬进了婚房,却招来母亲的强烈反对,最后母亲被气的病倒在床上。通过母与子的矛盾冲突,让我们看到了陆繁伟在对母亲的“孝”与对教育事业的“忠”之间的艰难抉择,刻画出了主人公对山区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、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。再比如,为整治校园环境,陆繁伟将“二混子”亲戚家的小卖部从学校里面强行清理出来,最后招来打击报复。通过这一事件的矛盾冲突,刻画出了主人公正直正义、坚持原则、不畏得罪人的高大形象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作者焦楠在刻画陆繁伟这个人物的同时,中间穿插了翼云石头部落、熊耳山、抱犊崮、翼云山,以及徐庄镇后观风景区等山亭人文景观,行文中流露出对家乡的无比赞美和热爱。在作品中,作者并没有刻意的把它们写进去,而是通过描写陆繁伟这个人物的性格、语行以及生活场景等,巧妙

地将这些山亭特色人文景观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这是一种写作技巧,更是一种智慧。在这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,报告文学《大山之魂》的公开发表,对宣传山亭、推介山亭,提升山亭美誉度,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《时代文学》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,是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、山东省优秀期刊,在国内文学界、学术界有着极高的声誉。难道可贵的是,这份文学刊物在发表作品时不惟文学大家、名家、专家,不厚此薄彼,而对文学业余爱好者中的“无名小辈”们格外的关注和青睐。这种办刊风格和风范,发现、培育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爱好者,更是其他刊物学习的楷模。

诚然,《大山之魂》还不是尽善尽美的鸿篇巨制,还或多或少存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。甚至这篇报告文学的大小标题还有进一步推敲的空间,文章的细节处理还需要斟酌。毕竟这一切都瑕不掩瑜。

悦读报告文学《大山之魂》,让我们真正认识了一位扎根山区的好人、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感知了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的职责神圣和责任重大,更让我们看到了山亭教育事业的辉煌前景!有陆繁伟老师这样一群师者的执着、忠诚和无私奉献,山亭的明天一定会是一幅人见人爱的波澜画卷!

敬礼,向陆繁伟老师这样可亲可敬的人们敬礼!

文化印记

□张光恒

乡间说书者

天刚擦黑的时候,村子里的大喇叭里,先是响起“噗噗”两声吹气声,接着,便是老支书马大伯的男高音:兄弟爷们,喝完汤,都到学校门口去听唱,快点,麻利地。村人都知道,是说书的来了,于是,撂下还剩下半碗稀饭的碗,拖起一把小凳子就走。

其时,那些早到的大人、孩子,早已团团把说书人围坐在当中,在人缝里钻来钻去的是孩子,咯咯啦啦拉呱、亮着红烟头的,是大人。而说书人,多数是盲艺人,气定神闲,安坐场中,先“吱吱呀呀”地把胡定准音,脚踩云板响动,打着点儿,然后右手一扬、一拉,水一样的调儿顿时响起,宛转悠扬,优美滑畅,流入人的耳朵、心田里,滋润得湿漉漉、甜滋滋的,似乎五脏六腑都熨帖的要命,却又引得路上的人,小跑起来。

一番“小过门”演奏完毕,说书场子里包括孩子在内,都安静下来,只剩下二胡勾人的曲调声儿,似乎还在回响,传

向远方。这时说书艺人就亮开嗓门说道:各位父老乡亲,人也不少了,天也不早了,今天借贵地,讨碗饭吃,有钱的帮个钱场,无钱的帮个人场,明天,到各家门上,讨碗糊涂喝,请别撵啊。众人都知道,说书讲的意思是说完书后,要上各家讨要粮食,作报酬。乡民大多淳朴,就是不去听,到了自家门上,也一样热情地打招呼;一样把说书艺人递过来的大茶缸子,舀满麦子,打发他们,高兴地来,高兴地走。

在晚风吹拂中,伴着皎洁月色,说书人开始表演说唱。多是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等,当然,也有令闺女、小媳妇喜欢听的才子佳人《西厢记》等书段儿。其中,有个说书盲艺人“张眼镜”,一身白衣白裤,头发油黑发亮,面戴墨镜,面皮白皙,只可惜,小时候害病眼双盲。他唱的《杨家将》,那是慷慨激昂,引人入胜:只见穆桂英万宝囊里一探手,掏出那拿人马下的捆仙绳,杨宗

保一见慌了神,拨转马头忙回营啊!唱腔的尾声愈来愈细,打着颤,旋着转,像小飞虫,向人心里钻,拱的人心里痒痒的。再往后,就如泰山石径,愈往上愈高,愈高愈细,琴声悠悠,带领人的魂飞向远处,随着唱腔的千回百转而蜿蜒回旋,半天才回落下来。醒过神的人,齐声发出一声“好”来。他擅长的《西厢记》,扮的是男是男的腔,女是女的调,直把听唱的年轻男女,唱得神情荡漾,目光迷离。这张眼睛目盲心不盲,愣是靠着一张妙吐莲花的嘴,挣得了一份好家业,也把我们村的王二妮,迷得神魂颠倒,跟了去,结成伉俪,生儿育女,在当地,成为现实版的“才子佳人”书段儿。

这些行走在乡村大地上的说书艺人,在那个文娱活动稀少的年代,给乡人送去了些许精神上的欢愉,并劝诫善良、良化世风,但社会飞速发展,现在,他们已退出了这处舞台,想起来,还是很怀念的。

杨国·文化